



法幢錄

慧海禪師辯才無礙

越州大珠慧海禪師，馬祖道一座下首出法嗣。初至江西參馬祖，祖問爲何事來，師答來求佛法，祖曰：自家寶藏不顧，拋家散走作什麼？師禮拜問曰：那個是慧海自家寶藏，祖曰：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，一切具足，更無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須向外求覓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，不由知覺，踊躍禮謝。師事馬祖六載，以受業師年老，遽歸奉養，晦迹隱藏，外示凝默，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，後被師侄玄晏竊去，呈馬祖覽訖，祖告衆云：越州有大珠，圓明光透，自在無遮障處。此後各地學侶爭來尋訪，依附日多，日常叩請，不得已遇問隨答，其辯無礙。

有僧偕法師數人來問云，師說何法度人？師曰，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僧云，禪師家何得渾渾如此。師反問曰，大德說何法度人？僧云，講金剛般若經，師曰，講幾坐來，僧云，二十餘坐，師曰，此經是誰說，僧抗聲答，禪師相戲弄，豈不知是佛說耶。師曰，若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則爲謗佛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；若言此經不是佛說，則是謗經，請大德說看，僧無對。師少頃又問，經云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大德且道，那個是如來？僧云，某界到此却迷了。師曰，從來未悟，說什麼却迷。僧云，請禪師爲說，師曰，大德講經二十餘座，却未識如來。其僧再禮拜，願垂開示，師曰，「如來者，是諸法如義」，何得忘却。僧云，是，是諸法如義，師曰，大德是亦未是。僧云，經文分明，那得未是。師曰，大德如否？僧云，如，師曰，木石如否？僧云，如，師曰，大德如同木石如否？僧云，無二。師曰，大德與木石何別。僧無對，良久，却問如何得大涅槃？師曰，不造生死業。對曰，如何是生死業？師曰，求

哲聞編述

大涅槃是生死業，捨垢取淨是生死業，有得有證是生死業，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，僧又問，云何即得解脫？師曰，本は無縛，不用求解，直用直行，是無等等。僧曰，如禪師和尚者，實謂「希有」。禮謝而去。

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？師曰，有變易，三藏曰，禪師錯也，師卻問三藏有真如否？曰有，師曰，若無變易，決定是凡僧也。豈不聞善知識者，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，（律儀戒、善法戒、廣度衆生戒、）迴六識爲六神通，迴煩惱作菩提，迴無明爲大智，真如若無變易，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。三藏曰，若此者真如即有變易。師曰，若執真如有變易，亦是外道。三藏曰，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，如今又道不變易，如何纔是恰當。師曰，若了了見性者，如摩尼珠現色，說變亦得，說不變亦得，若不見性人，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，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。三藏曰，原來方知南宗實不可測。

有源律師來問，和尚修道還用功否？師曰，用功。又問如何用功？師曰，饑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。又問，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？師曰，不同，曰，何故不同，師曰，你吃飯時不肯吃飯，百種需索，睡時不肯睡，千般計較，所以不同也，律師即杜口無言。

有韞光大德問禪師，自知生處否？師曰，未曾死，何用論生，知生即是無生，法無離生法，說有無生，祖師云，當生即不生。大德曰，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？師曰，自不要性，不是無性，何以故？見即是性，無性不能見；識即是性，故名識性；了即是性，喚作了性；能生萬法，喚作法性，亦名法身。馬鳴祖師云：所言法者，謂衆生心，若心生故一切法生，若心無生，法無從生，亦無名字，迷人不知法身無象，應物現形，遂喚青青翠竹，總

是法身，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，黃花若是般若，若般若即同無情，翠竹若是法身，法身即同草木，如人吃筍，應總吃法身也。如此之言，寔堪齒錄，對面迷佛，長劫希求，全體法中，迷而外覓。是以解道者，行住坐臥，無非是道；悟法者，縱橫自在，無非是法，大德踊躍禮謝而去。

有僧問，禪師何故不許誦經，喚作客語。師曰，如鸚鵡只學人言，不得人意，經傳佛意，不得佛意而但誦，是學語人，所以不許。僧曰，不可離文字語言別有用意耶？師曰，汝如是說，亦是學語，僧曰，同是語言，何偏不許？師曰，汝今諦聽，經有明文，「我所說者，義語非文，象生說者，文語非義。」得意者越於浮言，悟理者超於文字，法過於語言文字，何可向數句中求。所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，悟理而遺教，亦猶得魚忘筌，得兔忘蹄也。

秦國夫人諦信悟道

南宋初年，張魏公浚爲相，其母秦國夫人計氏法真，自寡居卽屏去紛華，日常素食，習有爲法。大慧宗杲禪師遣謙禪者致問魏公，公留謙禪者以祖師道引誘之，法真一日問謙曰，徑山和尚（大慧）尋常如何爲人？謙曰，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，及竹篋子話頭，只是不得下語，不得思量，不得在舉念處意會，不得向開口處承當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，祇麼教人看，法真遂諦信，於是夜坐力究前話，忽爾洞然心無滯塞。謙禪者辭歸，法真親書入道偈句呈大慧和尚說：逐日看經文，如逢識舊人，莫言頻有礙，一舉一回新。

張南軒之領悟

張栻，字敬夫，張魏公浚子，累官吏部侍郎，嘗問道於江州卍庵道顏禪師曰，見卽便見，擬思卽差，又如何辦？顏師還問曰，不知有，栻曰，正當知有時如何？顏曰，聞聲見色只如常，栻豁然省察。乃留偈曰：聞聲是色只如常，熟察精粗理自彰，脫似空虛藏碧落，曾無少剩一毫芒。顏師稱是。栻後方病革，有定叟

居士求教，栻曰，如蟬蛻衣，人欲之私；似春融和，天理之妙。語訖而逝。張栻生平潛心經史，惟以古聖賢自期，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，宋代之名儒，學者稱爲南軒先生。

張無盡罷寫無佛論

宋宣和初，丞相張商英居士，字天覺，號無盡，年十九，應舉入京，道過向氏家，夢神人告曰，明日接相公，清晨公至，向翁異之，勞問殷勤，臨去，乃曰，秀才未娶，當以女奉灑掃，公謙辭再三，向翁曰，此行若不中，吾亦不失前約。公後果及第，乃娶之。初仕主簿，因入僧寺，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，不悅，曰，吾孔聖之書，乃不如胡人之教爲人敬重。夜坐書齋中，研墨吮筆，憑紙長吟，中夜不眠，向氏夫人呼曰，官人夜深何不睡去，公以前意告之，云正在著無佛論。向氏應聲曰，既是無佛，何論之有，當須著有佛論，公疑其言，遂作罷。後訪一同列，見佛龕前經卷，乃問曰，此何書也？同列曰，維摩詰所說經。公信手開卷，閱問病品中有：「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」嘆曰，胡人之語亦能如是耶！卽問此經幾卷，曰三卷，乃借歸，閱讀間，向氏夫人問看何書，公曰，維摩詰所說經，向氏夫人曰，可熟讀此經，然後著無佛論。公悚然異其言。由是深信佛乘，留心祖道，後官江西，謁廬山東林照覺禪師，詰問公所見符合，乃與印可。

蘇東坡受訶喝

內翰東坡居士蘇軾，字子瞻，因宿廬山東林，與龍興寺常總照覺禪師論無情話，有深省。獻偈曰：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，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。未幾，到荆南，聞玉泉山承皓禪師機鋒不可觸，公擬抑之。卽易服裝求見，皓禪師問尊官高姓，公曰，姓蘇，乃秤天下長老的秤，禪師喝曰，且道來，一秤重多少？公無以對，於是尊禮之。又詢知爲眉州同鄉貫，益加親近。後過金山，有寫公照容者，公戲題曰：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，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瓊州。（瓊卽今之海南島均爲公遷謫之地俱屬廣東）